

艾明之著

不疲倦的鬥爭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不疲倦的鬥爭

艾明之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北京

書號 127

字數 141 千

不疲倦的鬥爭

著 者 艾 明 之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京30001-50000

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

定價 6,300 元

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二次印刷

目次

第一章	一
一 憤怒	一
二 衝突	七
三 受傷	二二
第二章	一九
一 『香堂』	一九
二 收款	二五
三 光頭	二六
四 密談	三三
五 錯了	三七

第三章.....四四

一 商議.....四四

二 發動.....四八

三 怒潮.....五二

第四章.....六一

一 釋放.....六一

二 護廠.....六五

三 陰謀.....六九

四 謠言.....七五

第五章.....八一

一 警惕.....八一

二 聲音.....八七

三 糧食.....九〇

四 敗兵.....九五

第六章

一〇三

一 新仇舊恨

一〇三

二 一場談話

一〇七

三 訴苦大會

一一五

第七章

一二三

一 陰謀詭計

一二三

二 威脅利誘

一二六

三 坦克漏油

一三三

第八章

一三六

一 『貴客』來訪

一三六

二 小黃訴冤

一四一

第九章

一四九

一 要求入黨

一四九

二 接受考驗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
三 意外波折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四 烟消雲散……………一六四

第十章……………一六九

一 颱風暴雨……………一六九

二 窮途末路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三 黑夜槍聲……………一八一

四 最後的夢……………一八七

第十一章……………一九二

一 戀愛問題……………一九二

二 十噸鋼水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
三 回頭是岸……………二〇一

四 法網難逃……………二〇五

五 光榮入黨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第一章

一 憤怒

一九四八年，一個秋天的早上，周貴生醒了過來，掀開被，一翻身爬起，他的眼睛還睜不開，用腳在地上摸索鞋子。這時，他忽然聽到外間噉噉噉說話的聲音。

這個房子，也算是一個瓦房吧，只是屋頂上的瓦，好多給風掀掉了。天晴的時候，陽光會從瓦縫透進來，碰到下雨，外面下大的，屋裏飄小的。早就說要修理一下，從去年說起，越說越沒有希望了。牆上的泥巴，東掉一塊，西掉一塊，竹筋一根根地暴露出來，就像上了年紀的人的肋排骨。房子很小，當中用蘆蓆一攔，分成兩間：靠裏一間睡覺、拉屎，一張牀、一個便桶，就塞得滿滿實實；外面一間作用更大了，吃飯、燒飯、會客、睡覺，什麼都得充着幹。靠東牆有兩塊木板，很難說它是牀，可是它確實是給貴生娘睡覺的。一張破桌子，三張竹椅，有一張是斷了腿用麻繩繫住的。天晴的時候，燒飯的爐灶、鍋、罐放在房外，在外面做飯，一下雨，就得搬進來。那時，烟氣就騰滿一屋子。當中的蘆蓆，現在也七零八落了。在外面說話，就跟在裏面一樣清楚。

『娘，今天早上吃了，中午、晚上都沒有吃的啦！』

『你跟貴生說說，叫他在廠裏想辦法。』

『說了也不中，廠裏哪個不跟我們一樣，吃這頓，愁那頓的。』

『今天二十四號，生活指數發表了幾天啦，怎麼還不關餉？唉，前世作了什麼孽呵，今世遭這個罪。到今天還不發錢，以後還能買什麼呵！』

『廠裏哪一次做過好事，指數一發表就關餉的？唉！』

『素貞，你還是叫貴生進廠問一下。』

素貞想了一下，嘆口氣說：『還是不跟他提吧，他一去，準又跟人家吵架，他得罪了多人啦！廠長、課長都給他得罪完了！』

說到這裏，兩人你一聲我一聲地嘆息起來。

說話的一個是周貴生老婆素貞，一個是貴生娘。周貴生好像被什麼整了一下，兩隻光腳吊在牀邊，瞪着眼，對着窗洞發愣。

窗外是一塊灰不溜溜的天，沒有雲，也沒有太陽光，像一塊抹布，低低地貼在上面。生活不好過，連天氣也招人生氣。周貴生用力在牀上打了一拳，跳起身，鞋子一拔，走了出來。

素貞跟貴生娘互相對望了一眼，知道周貴生聽到她們說的話了，一時不知怎麼樣好。等到周貴生走到門邊，她們才驚慌慌地問：

『哪裏去？不喝稀飯？』

『不喝啦，我進廠討錢去。』周貴生臉綳的鐵緊，邁開八字步，跨出房門。

周貴生走路帶點外八字的樣子，跟他過去的生活有關係。周貴生的爹是個手藝很好的翻砂師傅。周貴生十四歲，就進廠學翻砂，一蹲就是三四個鐘頭，腿麻得站不起來，一天兩天，不知不覺就蹲成個八字腳。

翻砂廠有個領班，大家背後叫他二虎，意思是兇得很。八點鐘上班，他老人家十點多鐘才甩着膀子進廠。工場裏打個轉，罵幾句人，轉眼又回家抽大烟去了。到了關餉，誰都得給他送禮。否則他就挑眼剔縫，儘找人差錯。

周貴生的爹是個老實頭，眼看大家與這種規矩，也就跟着辦。後來添了個小孩，物價再一漲，生活很困難，實在沒法再給二虎送禮。結果二虎心裏記上了他的賬，見天給他一個難堪，叫他受不住。

周貴生看在眼裏，氣在心裏，可是人小胳膊細，又想不出辦法將他怎麼樣。這天他幫他爹在翻一個模子，二虎氣冲冲地拿一個泥心走來，指着貴生的爹罵道：『你這個老傢伙活胡塗啦，做出這種泥心來！』說完，叭一聲，把泥心摔的粉碎。

周貴生的爹一看不是他做的，就說：『這不是我做的，怪不得我。』

話沒有說完，二虎拉起手，就打周貴生的爹一個耳光：『媽的，還賴！』

周貴生站在一邊，就跟自己挨了打一樣，臉都氣白了，搶上一步，對二虎說：『喂，你當領班不能隨便動手打人，要把事情弄弄清楚！』

二虎哪裏把周貴生放在眼裏，冷冷笑道：『什麼東西教訓起我來啦，你不服氣嗎？』說着，也在周貴生臉上打了一下。

周貴生偷偷抽出身邊搗泥心的氣眼杆，杆子尖尖的，亮亮的，對準二虎大屁股上一下，刺進去半尺來深；二虎屁股插着杆子，噎噎噎地叫着，嚷着，在工場裏打轉。

周貴生的飯碗自然摔了。

以後周貴生差不多隔半年一載就得換一個廠，翻砂、泥水、雜工什麼都做。到底轉了多少個廠，幹過多少樣的活，連他自己後來也記不清楚。去年到了這個鋼鐵廠，開始當澆鋼工，後來升做領班。

周貴生今年二十七歲，但過的這種生活，把他折騰得像三十四五的樣子。他那黃薑薑的臉，現在生了氣，青一塊，黃一塊，白一塊，變得更加難看。

他剛跨出門，迎面走來一個圓頭圓臉圓身子的人，好像啤酒桶，轟隆隆地衝到周貴生面前。

這人叫孟士林，現在打石班工作。抗戰以前，他一直在自己開的小麵館當掌櫃。砲聲一響，他的小麵館垮了台，他才進廠工作。開始在軋鋼部整理班當小工，後來調到輥子上抓小鉗子。抗戰結束，國民黨接收了這個廠。當時他以爲軋鋼部要好好恢復起來，舊人員一定被看重，沒料到，國民黨派下的廠長李子和到廠轉了一下，不多久，軋鋼部的發電機就不見了。再過一陣，幾個大的軋輥也朝廠外搬。大家着了慌，一打聽，才知道這些東西

都給李子和賣了。李子和說：『我們自己還軋什麼鋼呵，美國有的是，又好，又便宜！』

工人被解散了，最好的老技工被迫得賣油條，做小販。孟士林從小在買賣場上混，比較靈活，暗裏給李子和捎去一份禮，才給留下來，補在打石班。只是想起那份禮，孟士林直到現在還心疼。

孟士林一把拉住周貴生：『哪去？』

周貴生看孟士林的神氣，好像出了事，急忙問：『老孟，什麼事情？』

孟士林搖搖頭，嘆口氣說：『你要進廠還是緩一陣，狗禽的蔡雲龍，派了白元臣，又在收配給米款子！』

周貴生正在氣頭上，聽了這話，猶如乾柴遇着火，氣頭更高了，也不管附近有些什麼人，就大聲罵道：『我禽他先人，米沒見一顆，左一回收款，右一回收款，他這個工會，要收多少款呵！』

孟士林附和道：『是呵，我就是氣不過，跑來告訴你的。』

周貴生解下皮帶，摸摸皮帶頭上銅扣，好像試試它能否合用，然後對孟士林說：『走，找他們算賬去，什麼狗屁工會！』

素貞和貴生娘一看傻了眼，一場架又避不了啦，都着了慌。素貞急得差一點哭出來，對貴生娘叫道：『你說說他吧，又要跟人家……』

貴生娘拍着手背對周貴生說：『算了吧，貴生。人家排頭硬，警察局、社會局，路路轉得

通，你碰得過人家？」

這話原想勸住周貴生的，却把他更激怒了，他把頭伸到他娘面前，惡狠狠地說：

『你們怕什麼，我死了你們找弟弟他們去，餓你們不死！排頭、警察局、社會局……嚇得倒人哪！別人縮起脖子，不吭氣，我老周就不買這個賬，幹倒一個够本，幹倒兩個就賺定了，來試試看吧！』

素貞又急又怕，話也說不出來，眼淚劈劈拍拍直掉。

貴生娘急得拍手拍膝頭，好像要把周貴生的火氣拍下去：『我的小祖宗，冤家，你就少出點頭吧，你爹也是給你累死的咧！』

周貴生乾脆不睬他娘，望着孟士林，手向外一撐：『老孟，走！』

孟士林跑來告訴周貴生，本意也是商量一個對付的辦法。現在見周貴生氣汹汹的樣子，他心裏倒又游動起來，怕惹大了，收不住場。因此，他轉過來勸周貴生說：『氣人也是真氣人咧，不過打可不要跟他們打，好好說說理就行！』

周貴生眼睛像錐子一樣盯着孟士林：『你怕了？虧你還練過幾套拳！』

孟士林很狼狽，連忙聲明道：『不是怕，我們要看情形，好漢不吃眼前虧嘛！』

周貴生不想聽，拉着孟士林向外走。

『走吧走吧，越怕吃虧越是要吃虧！』

孟士林心一橫：去吧，這種事也太氣人，不干涉干涉，不知道以後又有多少氣人的事。

素貞一看他們走了，急得滿屋子轉，一面頓腳，一面哭道：「娘，快把他拉回來吧，這一架不曉得又要打成什麼樣子！」

她想起蔡雲龍剛組織黃色工會，要周貴生投票，繳會費，周貴生不答應，被打得頭破眼腫的情形，不禁大哭起來。

貴生娘也完全失了主意，癱了似地落在椅上，用衣襟拭起淚來。

二 衝突

白元臣今年五十六，抬不能抬，挑不能挑，可是憑他的尖鉤鼻子，兩片薄嘴皮，加上他拜的老頭子謝文章的勢力，就當了運渣班的領班。

在廠裏管的是運垃圾渣子，廠外雜七雜八的事，也少不了他一脚；誰家死了人，娶了媳婦，打了架，或是哪個女的不守婦道，只要有機會，他就削尖腦袋鑽進去，吃點喝點，方便再敲人家幾個零化錢。

蔡雲龍組織了黃色工會，派他當一名總務，他那身老骨頭輕飄飄的，滿意得像要飛起來，這是個肥缺哩！

他拿了簿子，見人就拉住要錢：

『喂喂，繳錢！』

『什麼錢？』

『嘿，要拿錢出來了，就裝聾賣傻？你配給米還要是不要？』

『怎麼又要繳錢，收了兩次，米影子還沒見着哩！』

白元臣把簿子一拍，皺起鼻子，樣子倒有點嚇人：『怪誰啊，你！大家拖拖拉拉捨不得繳錢，老收不齊全，一攔下來米就漲啦，這能怪誰？呵，你說！』

大家也不敢隨便惹他，沒辦法，只得說：

『現在誰拿得出錢？餉也沒發！』

『這好說，我們通知會計科先墊。』

工錢還沒發，人家已經撥了算盤珠子。

周貴生和孟士林氣冲冲走進廠，正好遇到白元臣。白元臣也沒注意是誰，只見有人，就一把揪住：『噯噯，別忙走，先把這事了訥！』

周貴生把帽子向後腦一推：『有什麼貴事？』

『繳米錢。』白元臣抬頭一看，才覺得情況有點不妙，正想轉圓，拍一下，手上的簿子給周貴生打得飛起來。白元臣嚇得後退幾步，正巧簿子落在頭上，他以為拳頭下來了，捧着頭直嚷：『噯噯噯……』

周貴生看他那副窩囊樣子，又好氣又好笑，把他的手從頭上拉下來：『喂，我問你們，兩斗配給米，你們收了幾回錢，有完沒有？』

白元臣眼看周貴生，兩眼閃閃發光，半長不短的頭髮，一根一根豎起來。臉上一塊青，

一塊黃，好像打了霜的榮葉子，心裏涼了一大截。白元臣就是這樣一個人：軟的他就欺，硬的把頭低。他那又黑又長的臉，擠出了笑容：『周師傅，這是工會主席的命令咧，我老白不過跑跑腿，替大家當個差！』

周貴生說：『我不懂你們這一套，誰要錢，我們就拼一傢伙，反正這日子活不活都沒啥稀罕！』白元臣連連點頭，一面却奸刁地說：『對，不過你跟我說沒用呵，有話你找工會主席蔡雲龍去！』

周貴生把臉伸到白元臣面前，指着自己鼻子說：『我怕他？他算老幾？誰選他當的主席？呸！好不要臉！我老周要沒這個種，今天也不會走上來。他在哪裏？我倒要看看一隻眼的真有多少厲害。』

白元臣要想不說，又怕周貴生給他苦頭吃，就乖乖地說道：『在剃頭店樓上。』

周貴生一拉孟士林，轉身就走。

蔡雲龍是電氣部技工，正和七八個黃色工會的委員，在剃頭店樓上開會。蔡雲龍靠窗坐，一隻腳擱在凳上，皮鞋跟已經歪蝕了一半，只是擦得非常光亮，可以照得見人。他大約四十三歲，左眼睛了，整天怕見陽光似地眯着，很少時候上面不粘又濃又黃的眼屎。

在他前面的八仙桌上，擺着酒、花生米、油汙豆腐乾，還切了一包下酒的牛雜。委員們圍着桌子坐着，好像老鼠圍着油盞。

『來，大家隨便吃……』蔡雲龍儼然一副主人神氣，『今天……我們都是自己人，工會也

不是我蔡某人要搞，是廠長吩咐的。……我們應當一條心，好好幹。……這幾天米款……在收，不能一人一張口，各說各的。嚶，大家吃啊……」

幾杯酒下肚，大家臉上就活潑起來。行車工林秀山——蔡雲龍的親信，今年不過二十三歲，可是給他糟蹋過的女人的數目，却超過了他的歲數。他兩隻小眼睛，因此總是充滿紅絲，見風就淌水。幾根頭髮，梳得又光又滑，蒼蠅爬上去都得掉下來。他首先開口說：『老蔡，我們廠裏別人都好搞，惟有周貴生這小子，辣手！』

鉗工王元福——工會的後補委員，接口說：『這傢伙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惹不得！』

蔡雲龍沉默了一會，從牙齒縫裏恨恨地嘶出聲音：『看他年輕，讓他多活幾天，他再認識相，哼，老子馬上給他顏色看！』

就在這時候，周貴生蹬蹬蹬衝上樓。他聽到了最後一句話，本能地感覺到，這是對他說的話。他把褲頭迅速絞緊一下，皮帶換到左手，右手一拳朝桌子打去，只聽得嘩啦啦一片響，桌子當中被打了一個大洞，酒壺翻了，花生米撒了一地。

『什麼顏色，拿出來看看吧！』周貴生大聲吼道，『有本事的就把我周貴生吃下去！』

委員們都沒防備，一下子都愣住了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嚇得沒有人樣。隔了半天，蔡雲龍才回過神來，眼睛向林秀山睜了一睜。林秀山就向周貴生走去。

『嚶嚶，老周，自己人，有什麼好好說！』林秀山一面說，一面暗暗打量，必要時，從哪裏向周貴生進攻較為妥當。